

海外
藏
書



海外藏書



啓功校籤



華夏藏書大系

海外藏書

第肆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海外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3-0

I. 海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792 号

书 名 海外藏书
主 编 聂 明
责任编辑 张 山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 68472815 68932218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印 张 240 印张
字 数 3400 千字
印 数 1000 册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7-81056-523-0/Z·9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六部 海外藏书

第四卷

歧路灯	(一)
官廷药鉴秘本	(五九九)

歧路灯

清·李綠園

第一回

慮后裔一掌寓慈情
念先泽千里伸孝思

话说人生在世，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，而成立覆败之由，全在少年时候分路。大抵成立之人，姿禀必敦厚，气质必安详，自幼家教严谨，往来的亲戚，结伴的学徒，都是些正经人家，恂谨子弟。譬如树之根柢，本来深厚，再加些滋灌培植，后来自会发荣畅茂。若是覆败之人，聪明早是浮薄的，气质先是轻飘的，听得父兄之训，便似以水浇石，一毫儿也不入；遇见正经老成前辈，便似坐了针毡，一刻也忍受不来；遇着一班狐党，好与往来，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，毫无救医。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：『成立之难如登天，覆败之易如燎毛。』言者痛心，闻者自应刻骨。其实父兄之痛心者，个个皆然，子弟之刻骨者，寥寥罕觐。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？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，祖父都是老成典型，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。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，偏是这位公郎，只少了遵守两个字，后来结交一千匪类，东扯西捞，果然弄的家败人亡，上天无路，入地

无门。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，还有本族人提拔他，也亏他良心未尽，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，改志换骨，结果也还到了好处。要之，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。

这话出于何处？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。这人姓谭，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。宣德年间有个进士，叫谭永言，做了河南灵宝知县，不幸卒于官署，公子幼小，不能扶柩归里。多蒙一个幕友，是浙江绍兴山阴人，姓苏名簠簠，表字松亭，是个有学问、有义气的朋友。一力担承，携夫人、公子到了祥符，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，替公子置产买田，分毫不染，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，刊碑竖坊。因此，谭姓遂寄籍开祥。这也是宾主在署交好，生死不负。又向别处另理砚田，时常到省城照看公子。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，是最长厚的。孚生葵向。葵向生诵。诵生一子，名唤谭忠弼，表字孝移，别号介轩。忠弼以上四世，俱是书香相继，列名胶庠。

到了谭忠弼，十八岁入祥符庠，二十一岁食饬，三十一岁选拔贡生。为人端方耿直，学问醇正。下了几次乡试，屡蒙房荐，偏为限额所遗。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，专一在家料理，惟作诗会文，依旧留心。相处了几个朋友，一个叫娄昭字潜斋，府学秀才；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，嘉靖乙酉副车；一个县学秀才，叫程希明字嵩淑；一个苏霈字霖臣；一个张维城字

类村，俱是祥符优等秀才。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。花晨月夕，或作诗，或清谈，或小饮，每月也有三四遭儿。一时同城朋友，也还有相会的，惟此数人尤为相厚。至于学校绅衿中，也还有那些比匪的，都敢望而不敢即。却也有笑其迂板，指为古怪的。有诗为证：

同侪何必不兼收？把臂总因臭味投；

匪类欲亲终自远，原来品地判薰莸。

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儿，未及一年物故。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。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，夫妇尚和好。只因生育不存，子息尚艰。到了四十岁上，王氏又生一子，乳名叫端福儿，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。果然面似满月，眉目如画，夫妇甚是珍爱。日月迁流，这端福儿已七岁了，虽未延师受业，父亲口授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已大半成诵。

这孝移宅后，有一大园，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。约有四五亩大。孝移又费二百余金，收拾正房三间，请程嵩淑题额为《碧草轩》。厢房，厨房，茶灶，药栏，以及园丁住宅俱备。封了旧宦正门，另开角门，与宅子后门相对，只横隔一条胡同儿。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，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，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。端福儿也时常跟来玩耍，或认几行字，或读几首诗，或说一两宗故事。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。

忽一日孝移在轩上看书，只见家人王中，引着一个人，像远来模样，手中拿着一封书。见了孝移，磕下头去，说道：『叩太爷安。』磕了三个头，起来，说道：『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，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。』孝移一时还不明白。那人将书呈上，孝移开了封头，取出内涵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。敬禀者：吾家祖居丹徒，自宋逮今，二十余世矣。前灵宝公宦游豫土，遂而寄籍夷门。邑姻有仕于中州者，知灵宝公至叔大人，已传四世。植业豫会，前先后裕，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。愚侄忝居本族大宗，目今族谱，逾五世未修，合族公议，续修家牒。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，先世爵谥、讳字、行次，无由稽登，特遣一力诣禀。如叔大人果能南来，同拜祖墓，共理家乘，合族举为深幸。倘不能亲来，祈将灵宝公以下四世爵秩、名讳、行次，详为缮写，即付去力南携，以便编次。并将近日桂兰乳讳，各命学名开示，庶异日不致互异。木本之谊，情切！情切！顺候合家泰吉。外呈绫缎表里四色，螺匙二十张，牙箸二十双。宣德后家刻六种，卷帙浩繁累重，另日专寄。临禀不胜依恋之至！

嘉靖年月日侄绍衣载叩

原来谭姓本族，在丹徒原是世家，随宋南渡，已逾三朝。

明初有兄弟二人，长做四川宜宾县令，次做鸿胪寺正卿，后来两房分派，长门称宜宾房，次门称鸿胪房。此皆孝移素知，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如何。及阅完来书，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，不胜欢喜。便叫王中道：『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。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，这是自家里人，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。对账房阎相公说，取出一床铺盖，送到西厢房去。一切脚户头口，叫阎相公发落。』

孝移吩咐已毕，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讫，叫蔡湘锁了书房门，手中拿着来书，喜孜孜到家中。对王氏说道：『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，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。』便到前厅叫道：『丹徒来人呢？』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，早换了风尘衣服，擎着毡包，说道：『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。』孝移道：『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，本是一家，何必这样费心。』那人道：『孝敬太爷，聊表寸心。』孝移命德喜儿接了，便问道：『你叫什么名字？』那人道：『小的叫梅克仁。』孝移道：『你远来千里，辛苦，辛苦。且去将息。』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讫。自有王中照看，不必细说。

孝移回转身来，德喜儿擎毡包相随，进后院来。王氏迎问道：『那里来了这个人，蛮腔蛮调的？』孝移道：『是丹徒老家的。』德喜儿道：『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东西。』王氏道：『拿

来我看看。『孝移道：『还要到祠堂里告禀。』即叫王氏取出钥匙，递于小厮，开了祠堂门。孝移洗了手脸，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，掀开帘帏，拈香跪下，说道：『此是丹徒侄子，名唤绍衣，送来东西。』遂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，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。密祝道：『咱家四世不曾南归，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，待择吉登程，再行禀明。』磕头起来，将门锁了。

午饭后，复到前厅，端福儿也跟出来，站在旁边。孝移道：『来人饭完不曾？』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，道：『小的饭吃过。』因向端福儿道：『这是相公吗？』孝移道：『是。』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，说道：『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，像是一般岁数。』孝移道：『你大爷多少岁数？』克仁道：『今年整三十岁。相公八岁，今年才上学读书哩。』孝移道：『去年《齿录》，有个谭溯泗是谁？』克仁道：『那是东院的四老爷。小的这院大爷，是书上那个名子。』孝移道：『发过不曾？』克仁道：『小的这院大爷，是十七岁进学，已补了廪。现从宋翰林读书。小相公另有个先生。』孝移点点头。又说道：『这里是五世单传，还不曾到老家去。我素日常有此心，要上丹徒，一者丁忧两次，还有下场事体，二者也愁水旱路程。你如今多住几日，我安插家务明白，要同你南去。』克仁道：『小的来时，我大爷早有此意。』

克仁说话中间，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，便道：『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。』孝移道：『轻易不曾叫他上街，改日熟了，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罢。』克仁道：『小的在家里，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，今日看见这位少爷，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。』孝移道：『街上人乱，门上少立便回。』克仁抱起端福儿，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归。到了厅上，端福自回后宅去讫。

又住了七八日，克仁禀催起身。孝移叫王中向账房取了十两银，赏了梅克仁。便自己收拾行囊、盘费，雇觅车辆头口，置买些土物，打算到丹徒馈送。择吉起程，带了德喜儿、蔡湘；吩咐王中看守门户；请阎相公商量了账目话头；又对王氏说了些家务，好好叫端福在家，总之不可少离寸地，常在眼前。到了出行之日，祠堂告先，起身而行。一路水陆之程，无容赘述。正是：

木本水源情惟切，陆鞭水棹岂惮劳。

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丹徒。城南本家，乃是一个大村庄，树木阴翳，楼厅嵯峨。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。叔侄相见，叙了些先世远离情由，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。

到了次日，绍衣引着孝移，先拜谒了累代神主，次到本族，勿论远近贫富，俱看了，各有河南土仪馈送。此后，各家整酒相邀，过了十余日方才完毕。又择祭祀吉日，祭拜祖塋，合族

皆陪。孝移备就祭品，至日，同到祖塋。绍衣系大宗宗子，主祭献爵。祭文上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。祭毕，孝移周视墓原，细阅墓表于剥泐苔藓中。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，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。日落而归。

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，拜识了。各姻亲亦皆答拜，请酒。

又过了十余日，一日晚上，孝移同绍衣夜坐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，远近左右，声彻一村。孝移因向绍衣道：『我今日竟得南归，一者族姓聚会，二者你兄弟南来，未免蓬麻可望。』绍衣道：『叔叔回来不难。合族义塾，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。水旱地将及三顷，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。目今籽粒积贮，原备族间贫窶不能婚葬之用，余者即为义塾束金。大叔若肯回来，宅院产业现在，强如独门飘寓他乡。』孝移道：『咳！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，墓冢俱在祥符，也未免拜扫疏阔。』绍衣道：『势难两全，也是难事。』

一夕晚话不题。又过了十余日，孝移修完宗谱，要回河南。合族那里肯放，富厚者重为邀请，贫者携酒夜谈。又过了几日，孝移思家情切，念子意深，一心要去。这些雇觅船只、馈赠赠物的事，一笔莫能罄述。又到祖塋拜了。启行之日，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，叔侄相别，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。绍衣又吩

咐梅克仁，同舟送至河南交界，方许回来。

过了好几日，到了河南交界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，克仁还要远送，孝移不准。又说了多会话儿，克仁磕了头。蔡湘、德喜儿一把扯住克仁，又到酒肆吃了两瓶，也各依依不舍，两下分手。

不说克仁回去复命。只说孝移主仆，撇了船只，雇了车辆，晓行夜宿，望开封而来。及到了祥符，日已西坠，城门半掩。说与门军，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，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，主仆同进城去。到了家门，已是上灯多时，定更炮已响了。

蔡湘叫了一声开门，管账阎相公与王中正在账房清算一宗房租，认的声音，王中急忙开门不迭。闪了大门，阎相公照出灯笼来接，惊的后边已知。车户卸了头口，几只灯笼俱出来，搬运箱笼搭包，好不喜欢热闹。

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，赵大儿已送上盆水。孝移先无情景，洗了手脸，吩咐开了祠堂门，行了反面之礼。回到楼下，赵大儿又送茶来。王氏便问吃饭，孝移道：『路上吃过，尚不大饿。怎么不见端福儿哩？』王氏道：『只怕在前院里，看下行行李哩。』孝移道：『德喜儿，前院叫相公来。』德喜去了一会，说道：『不曾在前院里。』

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，多出后门外，与邻家小儿女玩耍。有日头落早归的，也有上灯时回来的。不过是后门外胡同里几家，跑的熟了，王氏也不在心。偏偏此夕，跑在一家姓郑的家去，小儿女欢喜成团，郑家女人又与些果子点心吃了，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里，趁着月色，打伙儿玩耍。定更时，端福儿尚恋群儿，不肯回来。恰好孝移回来，王氏只顾的喜欢张慌，就把端福儿忘了。孝移一问，也只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。及德喜说没在前院，王氏方才急了，细声说道：「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玩耍，还没回来么？」孝移变色道：「这天什么时候了？」王氏道：「天才黑呀！」孝移想起丹徒本家，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，不觉内心叹道：「黄昏如此，白日可知；今晚如此，前宵可知！」

话犹未完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。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，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回来的。孝移看见，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，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，一时怒从心起，站起来，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。端福哭将起来。孝移喝声：「跪了！」王氏道：「孩子还小哩，才出去不大一会儿。你到家乏刺刺的，就生这些气。」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，一发号咷大痛。孝移伸手又想打去，这端福挤进女人伙里，仍啼泣不止。孝移愈觉生怒。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：

「前院有客——是东院郑大爷来瞧。」

原来郑家老者，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，月色之下，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，恐怕来家受气，只推来看孝移，故此拄根拐杖，提个小灯笼儿，径至前厅。王中说明，孝移只得出来相见。叙了几句风尘闲话，不能久坐，辞去。孝移送出大门而回。

大凡人当动气之时，撞着一番打搅，也能消释一半。到了楼下，将王氏说了几句，又向端福儿，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，说了一番。赵大儿摆上晚饌，孝移略吃了些儿。前边车户晚饭，王中、阎相公料理，自是妥当。孝移安顿了箱笼，夜已二更，鞍马乏困，就枕而寝。五更醒来，口虽不言，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。正是：

万事无如爱子真，
遣安煞是费精神；
若云失学从愚子，
骄情性成怨谁人。

第二回

姜潜斋碧草轩授徒

谭孝移文靖祠访友

话说谭孝移自丹徒回来，邻舍街坊，无不欢喜，有送盒酒接风的，有送碟酌洗尘的，也有空来望望的。总因谭孝移为人端方正直，忠厚和平，所以邻舍都尊敬亲就。谭孝移也答些人情，巾帕、扇坠、书联、画幅，都是江南带来的物端。

又一日，有两个人抬了架漆盒儿进门，王中告于家主。揭开盒儿一看，无非是鸡、鸭、鱼、兔，水菜之类。拜盒内开着一个愚弟帖儿，上写着张维城、姜昭、孔述经、程希明、苏霏。抬盒人道：「五位爷刻下就到。」谭孝移吩咐王中，将水菜收了，交与厨上作速办席；赏了抬盒人封儿，打发去讫；作速排整碧草轩上桌椅炉凳，叫德喜儿街上望着：「五位爷到时，不必走前门，即邀到后书房内。可从东胡同过来，我在后门等候。」不多一时，果见五位客从胡同进来。谭孝移躬身前迎，五位逊让进门。到轩上，宾主叙礼坐下。献茶毕，孝移躬身致谢道：「诸长兄空来一望，已足铭感，何必赐贶！」五位道：「远

涉而归，公备水菜局软脚，恕笑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敢当的很。」叙罢寒温，说些闲话，无非是江南风土之佳，舟楫风波之险等语。少顷，又叫德喜儿将所捎来祖上的书籍，及丹徒前辈文集诗稿，大家赏鉴。都道：「孝翁阔阅著族，早已知学有渊源，今日得读尊先世遗文，弥令人钦仰。」孝移逊谢不迭。坐间，看诗的看着诗，看文的看文，有夸句调道劲的，有夸文致旷逸的，也有夸纸板好的。互相传观，须臾傍午，只见德喜儿抹桌排碟，大家掩了书本。谭孝移执杯下酒，彼此让坐，一桌是张类村首座，姜潜斋次座，苏霖臣打横。一桌孔耘轩首座，程嵩淑次座，孝移打横作陪。这些觥筹觥交错的光景，不必细述。

酒至半酣，孝移一事上心，满斟一杯酒儿，放在姜潜斋面前，说道：「我将有一事奉恳，预先奉敬此杯。」潜斋道：「有何见谕，乞明言赐教。」孝移道：「今日说明，显得弟有不恭，待异日诣府面禀。」苏霖臣在旁插口道：「谜酒难吃，若不说明，我先替潜老急的慌。」孔耘轩道：「你我至交，明言何妨？」孝移道：「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，我并恳耘轩同往。」潜斋道：「须择弟之所能，万勿强以所难。但今日明言为妙。」孝移道：「不是难事，只怕潜老不肯。」这程嵩淑酒兴正高，拦住大笑道：「众秀才请脱措大故套，且把谭兄高酒多吃一盅罢。」谭兄道：「不是叫姜兄上天摸呼雷。」孝移亦笑道：「正是的。」又叫重

斟前杯，说了许多闲散话儿。真正酒逢知己，千杯不多。日已西沉，大家起席。吃完了茶，作辞起身。孝移送出胡同口道：「娄孔两兄，不必再订，只求后日在家少等，弟必诣府请教。」娄孔同道：「恭候就是。」程希明道：「今日酒是畅饮，话却闷谈。孝老从不曾有这个哑谜。」宾主俱各大笑，相拱而别。

过了两日，正是前日所订之期，孝移吩咐王中，饭后时，叫车夫宋禄套上车儿，再到账房问阎相公讨十数个着弟帖儿，街上回拜客。王中料理已妥，夹着护书儿，到楼下请上车。孝移又叫拿出一个全帖，放在护书内，出街升车。叫王中将帖儿预先投递，凡前日来赐光的，俱投帖答拜。一路上都说失候。车上又叫王中：「你坐在车头里，到文昌巷口，拜孔爷去。」

须臾，到了文昌巷孔宅，下车。孝移直进大门，孔耘轩整衣不迭，出来相迎，请至一小书房内。彼此称谢已毕，孝移道：「前日相订，惟恐大兄公出。」耘轩道：「前见孝老出言郑重，必非闲散事体，焉敢负约。」孝移道：「多承光之甚。只如今要上潜斋家去，并邀同往。此地离北门约有三四里，乞一茶之后，登车同去，何如？」耘轩道：「到底是什么事央他，你也叫我知道。」孝移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是为小儿已七八岁了，早就该上学，因一向自己溺爱，耽搁一年。我想娄潜斋为人，端方正直博雅，尽足做幼学楷模。小儿拜这个师父，不说读书，只

学这人样子，便是一生根脚。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，没有在我家便说请先生之理。今日我邀大兄同往，替我从旁赞助一二。」说完，便打拱一揖。耘轩道：「怪道，我说你平日也甚爽直，昨日忽而半吞不吐，原是如此细密珍重。如今将茶吃完，即便同往。」

二人茶毕，同出登车。孝移道：「宋禄，将马儿放慢着些，我们还商量些话儿。」宋禄道：「晓得。」耘轩车中点头道：「长兄这件事，令人敬服。」孝移道：「为人延师，人家之常，何言敬服？」耘轩道：「如今宦家、财主，儿子到七八岁时，也知请个先生，不过费上不多银子，请一个门馆先生，半通不通的，专一奉承东翁，信惯学生。且是这样先生，断不能矩步方行，不过东家西席，聊存名目而已。学生自幼，全要立个根柢，学个榜样，此处一差，后来没下手处。长兄此举，端的不错。」孝移道：「我尝闻前辈说，教小儿请蒙师，先要博雅，后来好处说不尽。况且博雅之人，训蒙必无俗下窠臼。」耘轩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话不多时，已到潜斋之门。门前有个书房院，正房三间，墙角有一单扇门儿。耘轩道：「我们且先到他这书房里。」一同下车，径到书房院来。只见房檐下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家童，在那里学织荻帘儿；书房内高声朗诵。家童一声道：「客来！」二人已进书房门内。那读书学生，下位相迎，望上一揖，

让二位坐下。孝移便向耘轩道：「这学生二年没见，真正长成长景。」耘轩便向学生道：「还认得我们么？」那学生道：「去年二位老伯在这里时，我爹已对小侄说过，小侄时常记得。」孝移道：「今年几岁？」那学生道：「九岁。」孝移见他品貌端正，言语清晰，不觉赞道：「真是麟角凤毛，不愧潜老高雅。」耘轩道：「尊翁先生在家么？」那学生道：「适才李公祠请去写匾。临行时说，今日有客到，即去对说。」言未毕，家童提茶到了，学生手捧两杯，献与二位，自己拿一杯在门边恭恭敬敬相陪。这谭孝移早已喜之不尽。只见那学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对说客到，孝移道：「不必，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瞧尊先生去，并看看写的匾。」吃完茶起身，学生出门相送，叫家童引着李公祠路径。二人回头一拱，这学生躬身答礼，极恭敬，却不拘挛。二人喜的了不得，一路上不住的說道：「是父是子！是父是子！」

转过大街，离北门不远，径向李公祠来。只见李公祠是新翻盖的，砌整整齐齐。庙祝见有客来，出门相迎。娄潜斋不料二人至此，亦喜不自胜。耘轩道：「造府相访，公出不遇。」潜斋道：「爽约有罪！」孝移道：「匾写完否？」庙祝道：「适才写完。」只见一面大匾，上放「李文靖公祠」五字，墨犹未干，古劲朴老。两人赞叹道：「笔如其人！」潜斋道：「聊以塞责，有愧先贤。」庙祝道：「垂后留芳，全仗山主大笔。」共相大笑。庙祝

又请人一座客室，邀留过午。潜斋道：「我来时已说今日有客，不能过午。不如少坐一时，我们一同回去。」庙祝不敢过强，只得说：「空过三位老先生，不好意思的。」

三人吃完茶，作别而归，径至娄宅门前，只见那学生在门前恭候。娄潜斋让至北院客房，一揖而坐。言及前日盛情，彼此称谢，不必细述。潜斋道：「昨日席上说的话，毕竟是甚事见委？弟自揣毫无片长，如何有效力处？」孔耘轩道：「说话要开门见山，谭兄之意，欲以世兄读书之事，烦潜老照管哩。」潜斋道：「如何照管之处，亦乞明说。」孝移道：「我一发造次说了。小儿交新春八岁了，尚未上学，欲恳长兄在舍下设帐。前日若骤然说明，显得弟敦请之意不恭。今日造府一禀，倘蒙不弃，弟亦领教甚便。」潜斋道：「此事却难从命。见爱之意，弟也不肯自外，但此中有个缘故，不妨琐陈，所以见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。家兄比弟长二十岁，今年整六十了，每日同桌吃饭，连舍侄、小儿，四人相依已惯。我若到府上去，家兄老来的性情，我知道是的确行不得。」耘轩道：「贵昆弟友爱之情，自所难已。但同在一城之内，相隔不远，岂一朝半夕不见，难说便成云山？潜老似不必过执。」潜斋道：「我是经过家兄的性情。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去，言明十五日即回，不料到那里多耽搁五天。这五天呀，家兄就有几夜睡不着。孩子们都慌了，

还使了两番人去接。及至弟到家时，家兄喜极，却笑出几点眼泪。弟说：「我已是回来了，哥恹恹什么？」家兄说：「我也极知道没啥意思，只为前日，我胸中有一道黄河，由不的只是急，又说不出。」后过了半月光景，这老人才忘了。我如今要到府上，家兄是必不肯，如何行的？」这谭孝移平日景仰潜斋为人端方，已是十分要请；见了潜斋家学生安祥恭敬，又动了桥梓同往之意；及见潜斋说到兄弟友爱之情，真性露于颜面，心中暗道：「真是今之古人！舍此等人何处更为子弟别寻师长？这事断不能当面错过的。」因向孔耘轩道：「事且慢商。」这是怕孔耘轩逼出坚执不去的话头，便难回转的意思。

少顷，只见家童排俎，大家起身让坐。坐定，摆上饭来。

潜斋吩咐家童道：「瞧两位相公陪客。」家童道：「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。二相公就来。」须臾学生到了，在桌角坐。潜斋道：「你怕吃饭不曾？」学生道：「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。」潜斋道：「家兄只好料理庄农，如今老了，还闲不住，还料理园子种菜吃。舍侄质性不敏，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。愚父子却是家里吃闲饭的人。」耘轩道：「耕读相兼，士庶之常，岂可偏废。」又说些闲话，饭已吃完。都在厅前闲站着吃茶。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，暗中躊躇道：「姜兄如此人品，如此家风，即是移家相就亦可；他如坚执不去，我便送学生到

此，供给读书。」又虑王氏溺爱，又想自己也离不得这儿子，万一请他令兄出来，放他出门，也未见得。遂向潜斋道：「这事与大兄商议何如？」潜斋道：「商议也不行。家兄的性情，我所素知。」耘轩道：「商议一番何妨？爽快请出大兄来面决，或行或止，好杜却谭兄攀跻之想。」潜斋道：「也罢。」遂向后边去了。

迟了一会，只见潜斋跟出来一个老者，是个庄农朴实模样儿，童面银须，向客人为了礼。坐下，便道：「适才舍弟言，二位请他教学，这事不行。我老了，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，我离不得他。况我家衣食颇给，也不肯出门。」二人见言无婉曲，也灰了心。又问：「二位高姓？」孔耘轩道：「弟姓孔，在文昌巷内。这位请令弟的，姓谭，在萧墙街。」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，想了一想，说道：「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？」孝移道：「是。」又问：「当年府学秀才，大汉仗，极好品格，耳后有一片朱砂记儿，是谭哥什么人？」孝移道：「是先父。」那老者扫地一揖道：「恩人！恩人！我不说，谭哥也不知道。我当初在萧墙街开一个小纸马调料铺儿，府上常买我的东西。我那时正年轻哩。一日往府上借家伙请客，那老伯正在客厅里，让我坐下。老人家见我身上衣服时样，又问我请的是什么客，我细说一遍，都不合老人家意思。那老人家便婉婉转转的劝了我一

场话。我虽年轻，却不甚蠢的人。后来遵着那老人家话，遂即收拾了那生意。乡里有顷把薄地，勤勤俭俭，今日孩子们都有饭吃，供给舍弟读书，如今也算得读书人家。我如今料理家事，还是当日那老伯的几句话，我一生没用的清。」孔耘轩接口道：「当日大兄领谭老伯教，今日他家请令弟教书，大兄却怎的不叫去？」老者说：「舍弟先只说有人请他教学，并不曾言及二位上姓。我也只为这侄子小，恐怕人家子弟引诱的不妥，不如只教他父子们在家里。若是谭哥这样正经人家，我如何不教去哩。」谭孝移道：「弟之相请，原是连令侄都请去的。」老者道：「一发更妙。我是一个极有主意，最爽快的人，只要明春正月择吉上学。我虽是见我的兄弟亲，难说正经事都不叫他干，终日兄弟厮守着不成？」一阵言语，大家痛快的如桶脱底。谭孝移便叫王中拿护书来，取出一个全帖。只见上面写着：「谨具束金四十两，节仪八两，奉申聘敬。」下边开着拜名。放在桌面，低头便拜。潜斋那里肯受，平还了礼。又拜谢了潜斋令兄，并谢了孔耘轩。

少坐一会，拜别起身。潜斋兄弟送出大门，孔谭二人登车而回。这正是：

欲为娇儿成立计，费尽慎师择友心。

日月如梭，不觉过了腊月，又值新正。谭孝移择了正月初

十日入学，王氏一定叫过了灯节，改成十八日入学。孝移备下酒席，请孔耘轩陪席。孝移早饭后，仍叫宋禄套车，自己坐在车上，王中拿帖，去请娄潜斋父子。到那边敦请情节，俱合典礼，不必细述。不多一时，回至胡同口，孝移下车，潜斋父子亦下车来，引进园里，径到碧草轩上。少刻孔耘轩亦到。孝移设下师座，自己叩恳拜托，潜斋不肯，因命端福儿行了拜师之礼。取学名叫绍闻。是因丹徒绍衣的排行。因问：「世兄何讳？」潜斋道：「家兄取舍侄名娄樗，小儿名娄朴。」孝移道：「此亦足征大兄守淳之意。」潜斋道：「家兄常说，终身所为，皆令先君老先生所赐之教。」彼此寒暄不提。

且说孝移原是富家，轩后厨房，又安置下厨役邓祥，米面柴薪，调料菜蔬，无不完备。这娄朴、谭绍闻两人，一来是百工居肆，二来是新发于硎，一日所读之书，加倍平素三日。孝移也时常到学中，与潜斋说诗衡文，课诵之暇，或小酌快谈。潜斋家中有事，孝移即以车送回，或有时父子徒步而归。这娄朴也还是小学生，时同绍闻到家中，王氏即与些果子配茶吃。

桂桂冉冉，已到三月。王氏向谭孝移道：「这三月三日，吹台有个大会，何不叫先生引两个孩子走走呢？」

第三回

宋隆吉鮮衣拜師

王春宇盛饌延客

原来祥符宋门外有个吹台，始于师旷，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，唐时诗人李白、杜甫、高适游咏其上，所以遂成名区。上边祀的是夏禹，都顺口叫做禹王台。每年三月三日有个大会，饭馆酒棚，何止数百。若逢晴朗天气，这些城里乡间，公子王孙，农父野老，贫的，富的，俊的，丑的，都来赶会。就是妇女，也有几百车儿。这卖的东西，整绫碎缎，新桌旧椅，各色庄农器具，房屋材料，都是有的。其余小儿耍货，小锣鼓，小枪刀，鬼脸儿，响棒槌之类，也有几十分子。枣糕，米糕，酥饼，角黍等项，说之不尽。

所以王氏向谭孝移说道：「这吹台三月三大会，叫孩子跑跑去。读了两个月书了，走散走散，再去读书何如？」孝移道：「小孩子赶会，有什么好处，不去罢。」王氏道：「这个说不好，那个说不好，如何会有恁些人？我当初在家做闺女时，我爹爹性儿甚是严谨，到这三月三，也还叫我娘引我，坐车到

会边走走。」谭孝移不觉笑道：「妇女上会，也不算他外公什么好家法，你不用说也罢。」王氏道：「偏你家是有家法人家！我见那抚院、布、按大老爷们，这一日也去赶会哩。」孝移笑道：「大人们去，或者是有别的事，遣官行香。」王氏道：「行香？为什么初一日不去，偏偏的趁这日热闹才去哩？依我说，到那日你跟先生也去游游，两个孩子跟着你两个，叫宋禄套上车儿同去，晌午便回来，有啥事呢！书也不是恁般死读的，你不信，你跟先生商量。」谭孝移道：「我在会上，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正经读书的人，也没见正经有家教子弟在会上；不过是那些游手博徒，屠户酒鬼，并一班不肖子弟，在会上胡轰。所以不想叫孩子们去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不赶会，你怎么见了这光景？」孝移道：「是我年幼，曾走了一遭。」王氏道：「你赶会是幼年，端福儿如今七八十岁么？你跟先生商量，先生说不去罢。」谭孝移见王氏说话蛮缠，也忍不住笑道：「也罢，与先生商量，先生说去就去，说不去，就罢。」王氏道：「你不信我说，姜先生一定是去的，人家比不得你，芝麻大一个胆儿，动不动说什么坏了家教。」孝移道：「我少时到园中与先生计议。」王氏道：「商量这话，要同着端福儿。休要背地里并不曾说，便说道先生不依。」孝移笑道：「也罢。」心中打算，姜潜斋是必不上会的，所以应允。这正是：

家居雍和无事日，夫妻谈笑亦常情。

到了午后，孝移闲走园中，见了娄潜斋，同坐在碧草轩上，说些闲话。因想起王氏之言，说道：「明日三月三，我们引两个学生，向吹台会上走走罢？」这潜斋品行虽甚端方，性情却不迂腐，便说道：「只要天气好，就去走走。」孝移不料潜斋肯去，不过同端福儿说过这话完事。端福儿已有他母亲的话在肚里，不觉喜容可掬。孝移想起王氏「先生一定肯去」之言，只想笑起来。潜斋看见孝移光景，便道：「孝老欲笑何故？」孝移见两个学生在一旁，不便明言，因笑道：「咱们到厢房说话罢。」二人起身，同到厢房，孝移大笑道：「今日潜老乃不出贱荆所料。」潜斋问其缘故，孝移把王氏胡缠的话，笑述一遍。潜斋也大笑说道：「非是我不出嫂夫人所料，是你所见太拘。若说是两个学生叫他们跟着家人去上会，这便使不得；若是你我同跟着他们，到会边上望望即回，有何不可？自古云：教子之法，莫叫离父；教女之法，莫叫离母。若一定把学生圈在屋里，每日讲正心诚意的话头，那资性鲁钝的，将来弄成个泥塑木雕；那资性聪明些的，将来出了书屋，丢了书本，把平日理笑话放在东洋大海。我这话虽似说得少偏，只是教幼学之法，慢不得，急不得，松不得，紧不得，一言以蔽之曰难而已。」孝移道：「兄在北门僻巷里住。我在这大街里住，眼见的，耳听的，

亲阅历有许多火焰生光人家，霎时便弄的灯消火灭，所以我心里只是一个怕字。」潜斋道：「人为儿孙远虑，怕的不错。但这兴败之故，上关祖宗之培植，下关子孙之福泽，实有非人力所能为者，不过只尽当下所当为者而已。」孝移道：「达观！达观！」又说些闲话，孝移回去。到家中，王氏道：「来日的话，商量不曾？」孝移笑道：「先生说去哩。」王氏道：「何如？你再休要把一个孩子，只想锁在箱子里，有一点缝丝儿，还用纸条糊一糊。」

一夕晚景不说。到了次日，王氏早把端福换了新衣，先吩咐德喜儿，叫宋禄将车收拾妥当。及孝移饭后吩咐时，王氏早已料理明白。王氏又叫端福儿请小娄相公到家中，要把端福的新衣服，替他换上一件，娄朴不肯穿，说：「我这衣服是新年才拆洗的。」这宋禄小厮儿们，更要上会，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。德喜儿换了衣服，喜欢的前后招呼。娄潜斋、谭孝移引着两个小学生一同上车，出南门往东，向繁塔来。早望见黑鸦鸦的，周围有七八里大一片人，好不热闹。但见：

演梨园的，彩台高築，锣鼓响动处，文官播笏，武将舞剑。扮故事的，整队远至，旗帜飘扬时，仙女挥塵，恶鬼荷戈。酒帘儿飞在半天里，绘画着吕纯阳醉扶柳树精，还写道：「现活不除」。药晃儿插在平地上，伏侍的孙真人针刺带病虎，却说是